

〔瑞典〕大卫·拉格朗兹 著 颜湘如 译



MILLENNIUM · IV

蜘蛛网中的女孩

DET SOM INTE DÖDAR OSS

非
外
借

上海文艺出版社

[瑞典] 大卫·拉格朗兹 著 颜湘如 译

MILLENNIUM · IV

蜘蛛网中的女孩

DET SOM INTE DÖDAR O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蜘蛛网中的女孩/(瑞典)大卫·拉格朗兹著;颜
湘如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ISBN 978-7-5321-6670-1

I. ①蜘… II. ①大… ②颜…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783 号

DET SOM INTE DÖDAR OSS

Copyright © David Lagercrantz

First published by Norstedts, Sweden, in 2015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8-307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设计:汪佳诗

蜘蛛网中的女孩

[瑞典]大卫·拉格朗兹 著

颜湘如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330,000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670-1/I·5316 定价:59.90 元

目录

1	楔 子
3	第一部 监视之眼
129	第二部 记忆的迷宫
297	第三部 不对称的问题
379	致谢

楔子

一年前

故事从一个梦开始，但不是特别惊奇难忘的梦，只是在伦达路公寓的某个房间里，有一只手不停地、有规律地击打着床垫。

从梦中醒来的莉丝·莎兰德还是在熹微的晨光中下了床，坐到计算机前面开始搜寻。

第一部

监视之眼

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是隶属于国防部的联邦层级机关，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帕塔克森高速公路旁。

自一九五二年成立以来，国安局一直对各样信息进行监控，近几年大多集中在网络和电话上。其权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张，如今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视的通话与信息数量已超过两百亿笔记录。

第一章

十一月初

法兰斯·鲍德向来认为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从前他几乎不曾试着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如今儿子都八岁了，对这份工作他仍觉得不自在。但这是他职责所在，他是这么看的。孩子跟着前妻和她那个讨人厌的同居者拉瑟·卫斯曼同住，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鲍德放弃了硅谷的工作，搭上飞机回家来，现在就站在阿兰达机场前等候出租车，几乎处于惊吓状态。天气恶劣到了极点，雨水像鞭子似的打在脸上，他已经自问不下一百次：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像他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笨蛋竟然要当全职父亲，这念头多疯狂？他还不如到动物园去工作。他对小孩一无所知，大致说来，对人生也所知不多。最奇怪的是根本没人要他这么做。不管是孩子的母亲还是外婆都没有来找他，哀求他承担责任。

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他打算挑战为时已久的监护权裁定，毫无预警地走进前妻住处带儿子奥格斯回家。到时肯定会陷入混乱局面，那个讨人厌的卫斯曼八成会狠狠揍他一顿。但他抛开这些念头上了出租车。司机是个女的，嘴里一边猛嚼口香糖，一边试图找话题和他闲聊。其实就算在鲍德心情较好的时候，她也不会成功，因为他天生不善聊天。

他坐在后座想着儿子和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他辞去索利丰的工作并不完全是为了奥格斯，这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他的生活一团乱。有一刻，他不禁怀疑自己到底知不知道在招惹什么麻烦。当出租车驶进瓦萨区，他感觉全身血液仿佛都流干了，但已经无法回头。

到达托尔斯路后，他付了车钱，拿起行李放在紧邻大门内侧的地方，只带一只空行李箱上楼。箱子是他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买的，其外

壳图案是一张色彩缤纷的世界地图。他站在公寓门外，大口喘息，双眼紧闭，想象着所有可能发生的打斗与尖叫情节，同时心想：说真的，这也怪不得他们。有谁会这么突如其来地上门，强行将小孩带离家中？更遑论是个一直以来只管把钱汇入银行账户的父亲。但现在情况紧急，因此他压制住逃跑的冲动，咬紧牙根按下门铃。

起初毫无动静，随后门猛然打开，出现的是卫斯曼。他有双锐利的蓝眼睛、壮硕厚实的胸膛和两只巨大拳头，仿佛天生就有伤害人的本钱，所以他在银幕上才会老演坏蛋，只不过鲍德深信：他演过的角色没有一个像真实生活中的他这么可恶。

“天哪，”卫斯曼喊道，“看看这是谁大驾光临啦！是我们的天才先生啊！”

“我来接奥格斯。”鲍德说。

“你来干吗？”

“我要把他接走，卫斯曼。”

“你在开玩笑吧？”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他正想解释，只见汉娜从左侧另一头的房间走出来。的确，她已不似昔日貌美如花，因为经历了太多不愉快，抽烟抽得凶，而酗酒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然而他还是意外地涌上一股激动情绪，尤其是看到她喉咙的一处瘀青。在这种情形下，她似乎仍想说几句欢迎的话，却始终没有机会开口。

“你怎么忽然间关心起孩子来了？”卫斯曼问道。

“因为奥格斯受的苦够多了，他需要一个安定的家。”

“你以为你这怪胎有能力提供吗？你除了盯着计算机，什么时候做过其他事情？”

“我改变了。”他觉得可悲，因为他也怀疑自己是否真有任何改变。

眼看卫斯曼移动庞大身躯、带着郁积的怒气走上前来，鲍德不由打了个寒噤。万一这疯子发起疯来，他绝对无力抵抗，这是再清楚不过了。打一开始，这根本就是个疯狂的想法。但说来奇怪，卫斯曼没

有发作、没有大吵大闹，只是阴阴一笑说道：“那可真是太好了！”

“什么意思？”

“时候也差不多了，不是吗，汉娜？大忙人先生终于展现出一点责任感，太好了！”卫斯曼边说边夸张地鼓掌。事后回想起来，这是最让鲍德感到震惊的：他们竟如此轻易便放手让孩子离开。

也许奥格斯对他们而言只是负担。真相难以断定。汉娜朝鲍德瞄了几眼，看不出眼神中的含义，而且她双手发抖、紧咬着牙，却几乎没问什么问题。她本该不断追问他、向他提出千百个要求与警告，并担心孩子的作息被打乱才对，不料她只说：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你应付得来吗？”

“我是认真的。”他说。接着他们进到奥格斯的房间。鲍德已经一年多没见到他，很羞愧自己竟忍心抛弃这样一个小男孩。他是那么秀气可爱，一头浓密鬈发搭配细瘦身躯和一双严肃的蓝眼睛，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两眼直盯着一幅巨大的帆船拼图，身体姿态似乎在大喊着“别吵我”。鲍德慢慢走向他，就像在接近一头无法预料的未知生物。

没想到他到底还是成功地让孩子牵着他的手，随他走进走廊。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刻。奥格斯在想什么？他觉得当下是什么状况？他既没有抬头看他也沒有看母亲，对于他们频频挥手道别当然更是视若无睹。他只是跟着鲍德走进电梯，就这么简单。

奥格斯患有自闭症，也很可能智力不足，不过医师还没有针对后者作出明确诊断，而且远远看去，任谁都可能觉得他天资聪颖。他精致的脸庞散发出一种庄严超然的神情，至少也像在表达他认为周遭的一切不值一晒。但若是细看，便会发现他有种深不可测的眼神。他至今尚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这一点，他完全不符合所有医生在他两岁时作的预测。当时，医生都说奥格斯很可能是属于极少数没有学习障碍的自闭儿，只要给予密集的行为治疗，前景相当看好。不料事情的发展丝毫不如预期，鲍德既不知道对孩子的那些治疗照护与辅导，甚至对孩子学校教育后来

的进展也一无所知，因为他逃到美国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以前的他真傻。但现在他要偿还这笔债，要来照顾儿子。首先他调出儿子的病历记录，并打电话给各个专科医师与教育专家。一件事立刻真相大白：一直以来他寄去的钱都没有用在奥格斯身上，而是一点一滴都花在其他方面，十有八九是被卫斯曼拿去挥霍和还赌债了。他们似乎任由孩子自生自灭，日复一日地重复他的强迫行为，说不定还更糟——这也是鲍德回国的原因。

曾有一位心理医师来电，对奥格斯的手脚、胸部与肩膀上布满不明瘀伤表达关切。据汉娜说，那是因为儿子突然发作，前后剧烈晃动才受的伤。第二天鲍德便亲眼目睹了一次，吓得手足无措。但他心想，这无法解释那么大面积又深浅不一的瘀痕。

他怀疑是家暴，便向一位家医科医师和一位与他有私交的退役警员求助。尽管他们无法证实他的忧虑是否为真，他却愈来愈气愤，着手准备寄发一连串正式信函并提出种种报告，忙到几乎把儿子都抛到脑后了。鲍德发觉要忘记他很容易。鲍德在索茨霍巴根的家里替儿子准备了一个房间。大部分时候，奥格斯都坐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上玩一些超高难度的拼图，把数以百计的小图片拼接起来，最后再全部打散，从头再来。

起初鲍德会盯着他看得入迷，就像在欣赏伟大的艺术家工作，有时候还会突然幻想儿子可能随时抬起双眼，说出一句成熟的话。但奥格斯一个字也没蹦出来过。就算拼图拼到一半，他抬起头来，目光也是直穿过他父亲，望向俯临大海与海面上粼粼波光的窗子，到最后鲍德也只得任由他去。他几乎不带儿子出门，就连屋外的院子也不去。

依法而言，他并没有监护权，在想出办法解决之前，他不想冒任何风险。所以，买菜、煮饭、打扫，都由帮佣萝蒂·拉丝珂负责。鲍德对于这类事情一窍不通。他很多事情都不在行，只熟悉计算机与算法，因此也就更沉迷其中了。夜里，还是和在加州时一样睡不好。

眼看官司诉讼与风暴迫在眉睫，他每晚都会喝掉一瓶红酒，通常是阿玛罗尼，虽然能暂时得到舒缓，长期下去恐怕也没什么作用。他

开始觉得状况愈来愈糟，并不时幻想自己化成一缕烟消失不见，或是离开这里到一个荒凉偏僻、不宜居住的地方去。没想到十一月的某个星期六，发生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很冷，风又很大，他和奥格斯走在索德马尔姆区的环城大道上，冻得半死。

他们到法拉·沙丽芙位于辛肯路的家里吃饭。奥格斯早该上床睡觉了，但那顿饭吃到很晚，鲍德倾吐了太多心事。沙丽芙对人就是有这种魔力。鲍德是在伦敦皇家学院念信息科学时认识她的，如今沙丽芙是瑞典国内极少数水平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之一，而且也是极少数能大致理解他想法的人之一。能遇到一个有共鸣的人，让他松了好大一口气。

他也觉得她很有魅力，但经过多次尝试，却始终打动不了她。鲍德一向不太擅长追求异性。不料这回他们的道别拥抱差点就变成吻别，可以说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和奥格斯经过辛肯斯达姆运动中心时，他还在回味那一刻。也许下次应该请个钟点保姆，然后说不定……谁知道呢？一段距离外有条狗在吠，接着有个女人的声音冲着狗大喊，听不出她是怒是喜。他望向霍恩斯路口——那里可以拦出租车，也可以搭地铁到斯鲁森。感觉好像会下雨。到达路口时红灯亮起，马路对面站了一个四十来岁、神情疲惫不堪的男人，看着有些眼熟。

就在这一刻，鲍德牵起了奥格斯的手，他只是想让儿子乖乖待在人行道上，但立刻就感觉到奥格斯的手紧绷起来，仿佛对什么东西起了强烈反应。他的眼神专注而清澈，就好像一直以来蒙住眼睛的薄纱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掀开来。此时奥格斯不再凝视自己内在的复杂心思，反而像是看穿那个路口格外深远而重大的一面。因此绿灯亮了，鲍德也不予理会，只是让儿子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眼前景象。不知为何他竟满心激动，连自己都觉得奇怪。那不过就是一个眼神，何况还不是特别开朗或欢欣的那种。但这眼神扰动了他一部分沉睡已久的记忆，让他隐隐约约想起什么。好久好久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希望。

第二章

十一月二十日

麦可·布隆维斯特只睡了几个小时，因为熬夜看伊丽莎白·乔治^①的推理小说。这么做其实并不明智。当天早上稍晚，赛纳传播的报业权威欧佛·雷文将要为《千禧年》杂志主持一个策略研讨会，布隆维斯特确实应该好好休息备战。

但他无意保持理智。好不容易才勉强自己起床，用优瑞咖啡机煮了一杯浓得不寻常的卡布奇诺。这台机器是不久前快递送到家里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纸条：“依你说的，反正我也不会用。”如今它矗立在厨房里，像座美好时光的纪念碑。他与赠送者已完全断了联系。

最近他几乎提不起劲来工作，到了周末甚至考虑找点新鲜事来做。对布隆维斯特这种人来说，这可是相当极端的念头。《千禧年》一直是他的最爱、他的生命，他人生中最精彩、最戏剧化的事件也多半和杂志社有关。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或许连对《千禧年》的爱也不例外。再说，现在开一家专作调查报道的杂志社，时机也不对。凡是怀有远大抱负的出版业者无不面临失血过多的紧要关头，他不得不反省自己对《千禧年》抱持的愿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或许是美好而真实的，却不见得有助于杂志社的存活。他啜饮着咖啡走进客厅，看着窗外的骑士湾水域。外头正风雨大作。

原本秋老虎发威，让城里的露天餐厅与咖啡座持续营业到十月中下旬，但如今已转变成风强雨骤的天气，街上行人全都弯腰快走。布隆维斯特整个周末都待在家里，却不仅仅是天气的缘故。他一直在进行一个野心勃勃的复仇计划，偏偏一事无成，这可不像是他——不管是

① 伊丽莎白·乔治 (Elizabeth George, 1949—)，美国推理作家，她笔下的“林尼探长”系列大受欢迎，BBC 电视台曾改编成电视剧。

以前的他，还是后来的他。

他不是个甘居下风的人，而且不同于瑞典媒体圈无数大人物的，他没有那种过度膨胀的自我需要一再地吹嘘安抚。另一方面，他也经历过几年的苦日子。还不到一个月前，财经记者威廉·柏格在赛纳旗下的《商业生活》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布隆维斯特的时代结束了》。

既然还有人写关于他的文章，说明他还受到关注，说明他的地位依然稳固。没有人会说这篇专栏文章写得好，或写得别出心裁，大家很快就会把它抛到脑后，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心怀妒忌的同行的又一次出击。但不知为何这件事竟闹得沸沸扬扬，事后回想起来仍令人不解。一开始或许可以解释为一场针对新闻媒体的热烈论战，不料辩论却逐渐脱轨，虽然一些大报置身事外，社群媒体上却出现了各种谩骂。发动攻击的不只是财经记者和产业人士（如今敌人暂时变弱，他们当然有理由出手），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作家想趁此机会提高知名度。他们指出布隆维斯特既没有推特也没有脸书，根本就该被当成过时的老古董。还说只有他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大把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慢慢钻研那些落伍的怪书。也有人乘机凑热闹，发明一些好玩的标签，如“#布隆维斯特时代”。全是一堆无聊废话，大概没有人比布隆维斯特更不在乎了——至少他这么说服自己。

自从札拉千科事件以来一直没有重大报道，而《千禧年》也的确陷入危机，这些事实对他当然不利。杂志有两万一千名订户，发行量还算可以，但因为广告所得剧减，又不再有畅销书的额外收入，加上股东海莉·范耶尔不愿再出资，所以董事会不顾布隆维斯特反对，同意挪威的赛纳报业王国买下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事也没那么奇怪，至少乍看之下不奇怪。赛纳除了发行周刊和晚报之外，还拥有大型在线交友网站、两个付费电视频道和一支挪威顶级足球队，和《千禧年》之流的刊物理应扯不上一丝关系。

但是赛纳的代表们——尤其是出版品的负责人欧佛·雷文——

再保证他们的集团需要一项声望卓著的产品，而且管理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很赞赏《千禧年》，一心希望让这份杂志照常运作。“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雷文这么说，并立刻安排一笔可观的资金注入杂志社。

起初赛纳并未干涉编辑方面的事。一切运作如常，只是预算稍微多了些。一股新希望在编辑团队间蔓延开来，有时候连布隆维斯特都觉得自己终于有时间专注于新闻报道，无须再为财务烦恼。可是后来，差不多就在他开始受抨击那段时间，气氛变了，赛纳集团开始施压。布隆维斯特怀疑他们开始见缝插针，干涉杂志社事务。

雷文宣称杂志社当然应该继续保留深入追踪、深度报道、热切关注社会议题等特色，但也不一定非得清一色刊登关于财务舞弊、违法行为与政治丑闻的文章。据他说，写写上流社会、写写名人与首映会也可以是精彩的报道。他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美国的《浮华世界》和《君子》杂志、盖伊·塔利兹与他的经典报道《法兰克·辛纳屈感冒了》，还有诺曼·梅勒、楚门·柯波帝、汤姆·沃尔夫这一大堆人^①。

其实布隆维斯特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暂时还没有。六个月前他自己也写过一篇关于狗仔文化的长文，只要能找到一个严肃的点切入，不管写什么无足轻重的主题，他大概都愿意。事实上，他总说要判断一篇报道的好坏，关键不在主题，而在记者的态度。没错，令他不满意的是雷文话中有话：一场长期抗战式的攻击已经开始。对赛纳集团来说，《千禧年》就跟其他杂志一样，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直到开始获利——并失去特色——为止的一份刊物。

因此星期五下午，一听说雷文请来一名顾问，还要求做几份消费者问卷调查，星期一进行分析报告，布隆维斯特直接就回家去了。好

① 这里提及的盖伊·塔利兹（Gay Talese，1932—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楚门·柯波帝（Truman Capote，1924—1984）、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 ），均是撰写新闻报道的名家。而塔利兹所写的人物专题报道《法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更是广受好评，名列推动“新新闻主义”的经典作品之一。

长一段时间，他或是坐在桌前或是躺在床上，构思着各种慷慨激昂的讲稿，说明为何《千禧年》必须忠于自己的理想愿景：郊区里动乱纷起、有一个公然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党进驻国会、人民心胸愈来愈褊狭、法西斯主义抬头、游民与乞丐随处可见。有太多地方让瑞典变成一个可耻的国家。他想出许多优雅崇高的字眼，幻想着凭自己如此中肯而又具说服力的口才，一次又一次征服人心。不止编辑团队，就连整个赛纳集团也将如大梦初醒，决定团结一致追随他的脚步。

然而头脑清醒后他便领悟了，如果没法从财务角度得到大家的信任，这些话就毫无分量。金钱万能、废话无用，简单说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社得维持下去，然后才能着手改变世界。他开始纳闷自己能不能设法弄到一个好题材。若有可能揭发重大新闻或许还能激励编辑团队的信心，让他们把雷文的问卷调查和预测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布隆维斯特挖出了关于瑞典政府庇护札拉千科这桩阴谋的大独家新闻之后，俨然成了一块新闻磁铁，每天都会收到有关非法行为与可疑交易的爆料。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垃圾，但偶尔——只是偶尔——也会冒出惊人的故事。一起普普通通的保险事件或是一桩不起眼的人口失踪案，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重大意义，谁也说不上，必须有条不紊、敞开心胸、细细检视，于是星期六早上，他就坐在电脑和笔记本前面，小心审阅手边所有的资料。

他一直看到下午五点，也的确发现了古怪之处，若早在十年前他肯定已经风风火火展开行动，但如今却激不起丝毫热情。这是老问题了，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行业里待了二三十年，一切多半都摸熟了，就算理智上知道某条新闻应该可以写出一篇好报道，可能还是兴奋不起来。因此当又一阵冰雨狂扫过屋顶，他停下工作，改读起伊丽莎白·乔治的小说。

这不只是逃避心理，他这么说服自己。有时候当心思被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占据，反而会蓦然冒出很棒的点子，一块块拼图可能会在瞬间拼凑到位。不过他并没有想到任何更有建设性的东西，只觉得

应该多像这样优哉游哉地看些好书。到了气候更加恶劣的星期一早上，他已经很起劲地读了一本半乔治的小说，外加三本老早之前胡乱堆放在床头柜上的过期《纽约客》杂志。

此刻的他正端着卡布奇诺坐在客厅沙发上，望向窗外的暴风雨。他一直觉得又累又懒。过了好一会儿，他猛地站起身来，好像突然决定振作起来做点事情，随后穿上靴子和冬装外套出门去。外头简直就像人间地狱。

又冰又湿的强风猛烈吹打着，寒意彻骨。他匆匆走向霍恩斯路，铺展在眼前的这条路显得格外灰暗。整个索德马尔姆区仿佛都褪了色，空中甚至没有一小片鲜艳的秋叶飘飞。他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继续前行，经过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朝斯鲁森走去，一直走到约特坡路后右转，然后照常钻进 Monki 服饰店和“印地戈”酒吧之间的大门，再爬上位于四楼的、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正上方的杂志社。他在楼梯间就已经听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楼上人异常得多，除了编辑团队和几位主要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三个赛纳的人、两名顾问和雷文。雷文特地穿了较休闲的便服出席，看起来已经不像高层主管，还学会一些新用语，譬如开朗的一声“嗨”。

“嗨，麦可，一切还好吧？”

“这得看你了。”布隆维斯特回答，倒不是有意表现得不友善。

但他看得出来对方把这句话视为宣战，于是他僵硬地点点头，走进去坐下。办公室里的椅子已经排列得像个小小礼堂。

雷文清清喉咙，紧张地朝布隆维斯特看去。这个明星记者刚才在门口还活像只斗鸡，此时却显得礼貌客气、颇有兴味，并没有想找人吵架的迹象。但雷文并未因此感到安心。很久以前，他和布隆维斯特都在《快递报》当过临时雇员，大多都是写些新闻快报和一大堆垃圾。但下班后在酒吧里，他们曾经梦想着独家新闻，曾经聊着自己绝